



小区堪比植物园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因为陪读，全家在合肥一中南边的“滨湖明珠”寄居三年。“滨湖明珠”位于塘西河西岸，为洞庭湖路、西藏路、中山路三面环护，是个拥有18幢高层建筑的学区房。小区内道路宽敞，楼间距宽松，这样的环境，带来的好处是绿化的空间相对充裕，对于绿化的设计人员来说，意味着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一些容积率高的小区，栽花植树，难免见缝插针，略有一点绿意罢了。“滨湖明珠”的绿化，完全是放开手脚，将设计者的奇思妙想，安排布置，撒豆成兵，巧同造化。因此之故，楼高，反觉天朗气清；树多，一如游走绿野仙踪；花香，仿佛置于芝兰之室。当2018年搬到那里之时，我不免诧异，这个小区，怎么建在植物园里？又或者，植物园怎么与小区掺和到一块了？

大多数住宅小区的绿化，趋于同质，高之者落叶，短之者常绿，再以花坛或花境搭配，便万事大吉。“滨湖明珠”尽力突破这一陋习，将本土与引进树种合理配置，将早花与迟花草木均匀安排，甚而将家花与野花牵连布局，从而形成品类多、花期长、色彩丰富的视觉冲击，让住在这里的人感觉到，既是小区也是园林，更是温馨的绿色家园。

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，将小区析为东西二村，中轴线的北端，正对着合肥一中的南大门，莘莘学子，每日从这里进出校门、家门，风来雨去，三年下来，也是从这里步入高等学府。作为一条通道，两旁该植什么树呢？小区选择了榉树。这选择有讲究，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家，为了讨吉利，会在自家门前，栽一排榉树，意谓“中举”。在现代建筑群里，保留这样的古风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在榉树下行走，受榉树荫庇，正是小区绿化的点睛之笔，总比高考之期穿马褂、着旗袍、拜神树，优雅多了。

陪读生涯，于我很是轻闲，我的时间不是用在巢湖四岸的观察草木上，就是寻行数墨之余，在小区内读树读草。我后来撰写一本书，书中共有365种草木，仅在楼宇间能找到的，就有178种。这其中，人工栽培的树与草，不到80种，而非栽培植物，竟达百种。这些不假外力的植物，从低矮的婆婆纳、紫花地丁、毛茛、垂盆草、蛇莓，到高大的乌桕、盐肤木、臭椿、

黄檀、青桐、旱柳，还包括地锦、扶芳藤、忍冬、紫藤、葎草、海金沙、菟丝子、蓼、乌莓等攀援植物，以及池塘里的金鱼藻、野慈姑、凤眼蓝、蒲草、狐尾草等。春天来了，足不出小区，可以采摘到荠菜、蒲公英、枸杞、灰灰菜之类无污染野菜，桑椹、蓬蘽、覆盆子、三叶木通、柿子等夏秋之际的野水果，更是唾手可得。

最为可喜的是，有几种植物，在野外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却在身旁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其中之一是柳叶菜，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，每年4至11月开花，花单生于叶腋，聚集成总状花序，花瓣4，淡紫红色，姍姍可爱。西村地下车库的天井院，一向无人问津，我也是无意间碰见，就下去了，除了柳叶菜，与之抱团而生的，还有小桃草、小鱼仙草、狗娃花，这让我充分享受一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喜悦，高兴得蹦了起来；其次是虎杖，跑遍了四郊，见不着“伊人的倩影”，却在小区里一次发现十几株。虎杖的地上茎中空，散生红紫色斑点，让人联想到虎斑，乃有“虎杖”之名。虎杖的根入药，称作“九龙根”。近年用到“新冠”防治上，声名大振。我自小就认识虎杖，数十年音容茫茫，这次得以重逢，也算是天意吧。

在“滨湖明珠”住了三年，把孙子送进他想上的大学，这是必然；寄居的小区，堪比植物园，让一家人生活在树木琳琅、百草丰茂的环境里，似乎是个偶然。一个必然，再加一个偶然，真的让我很受用。

月亮菜

安徽桐城 疏泽民

秋季里，故乡的菜园地埂上，农家门前篱笆上，屋后的院墙上，墙边的矮树上，蓬着一团绿，给渐枯的原野带来一抹亮色。而那绿亮的鲜叶中夹杂着蝴蝶状花骨朵，挂着紫红色月牙形豆荚，简直就是一幅水彩画。月牙形豆荚名叫扁豆，因为长得像一弯新月，我们叫它月亮菜。

月亮菜是藤蔓植物，耐旱耐渍，生命力强，只要有一抔泥土，就能生长，并且它的藤蔓可以牵到任何有阳光的地方，从而腾出空间让其他作物生长。小时候在乡下，母亲总在厕所旁、枯树下、石墙边、茅屋后、墙根处，播下月亮菜的种子，让它发芽、牵藤、蓬郁，郁郁葱葱地点缀着村庄秋色。从初夏到初霜冻，都是月亮菜的花期和结荚期。花开时节，葳蕤的藤蔓上举起一簇簇穗状花序，犹如城市街头的景观灯。那些花序自下而上依次绽出蝶状小花，花瓣落尽，便伸出一根细细的豆荚。渐渐地，豆荚长大、增厚，如一弯新月，待里面的豆米饱满成熟时，就可以采摘了。

月亮菜的采摘期长，摘了又发，发了再摘，一茬又一茬，生生不息。

月亮菜有青色和紫色两个品种。青色的像一叶小舟，紫色的像月牙，像女人的眉毛，弯弯的，带着一股笑意，看着让人喜欢。紫色月亮菜肉质肥厚，是一道开胃菜。摘下来的月亮菜，如果肉质嫩，豆荚不够饱满，则适宜凉拌或者素炒。掐去月亮菜两端，撕去筋边，洗净切丝，在开水中烫一下，以保持其脆嫩，再放到冷水中稍浸一下，这样可以保持其碧绿的色泽和脆嫩的口感。将水焯后的月亮菜捞出来沥干，加入精盐、食醋、蒜末凉拌，脆嫩咸香，十分可口。素炒时，先将红辣椒切成丝，放进热锅热油中煸香，再将切成丝的月亮菜用开水烫一下，

以保持青翠的色泽，控干水分，倒入锅内爆炒，加入少许精盐，待月亮菜褪去青色时即可出锅。素炒的月亮菜既有豆荚的脆嫩，也有辣椒的香辣，可供下酒佐餐。

老一些的月亮菜，豆荚鼓胀胀的，豆米成熟饱满，适宜油焖，或与肥肉红烧。油焖时，将撕筋后的豆荚掐成两至三段，洗净后用沸水烫透，捞出用冷水过凉、沥干；锅中倒些植物油烧热，投入姜、葱、蒜片炆锅，再倒入月亮菜煸炒，放适量酱油、精盐和水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焖烧，当月亮菜快酥软时，加少许白糖，焖上两三分种，待汤汁浓稠，即可出锅。红烧时，将肥猪肉切成薄片，下锅煸至出油，倒进掐成段并用开水烫过的豆荚，加入适量葱、姜末、精盐、料酒等调料焖烧。待豆荚焖烂后，淋上花椒油，出锅装盘。油焖或红烧的月亮菜酥软劲道，肉片油而不腻，清香扑鼻，令人口舌生津。

而那些过老的豆荚，只剩下豆米可以食用。剥出来的豆米，既可以煮，也可以蒸；既可以当零食，也可以当菜肴，吃起来粉嘟嘟的，十分解馋。月亮菜生命力强，无需施用化肥，也不易生虫，不用打农药，是一道纯天然的农家菜。在我居住的老城区巷道里，不经意间就看到居家院内靠墙位置蓬勃着一簇簇月亮菜，旁逸的枝头沉甸甸地挂满了一弯弯新月。好客的主人摘下来，吃不完，分送给左邻右舍。吃着无污染、月亮菜，我们也笑成一弯新月。

绿色的村庄

安徽黄山 吴敏

没有星星、马匹、风灯、迷雾，没有淬火的铁，也没有凛冽的披挂和天涯，所有的惊慌失措和风尘苦旅在此打住。斜檐之上苍穹之下，穿越幻世的影子，那个燃梦的少年一腔孤勇。身后妖娆的风里，有他珍贵的姑娘，在一棵桃树下徘徊、眺望……起伏着胸脯啾啾着嘴唇，以一滴泪，勾兑善良纯洁与滔滔秋水。

此刻，蜕去中年的愤怒、忏悔与周全，杯中是远去的江湖。掩住了最初的誓言，掩住了隐喻、抑郁、颤栗、晦涩、混沌、裂缝和不知所云，掩住了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，也掩住蜂腰和一场缤纷的花事，掩盖那些关于幸福是什么的追问。在一首诗的构造里，与词语的天赋对饮，方才惊觉：以往所有写下的诗句，都不要领、胡言乱语、误入歧途……啜饮与痛饮，吞咽与抚慰，终于有了一个夜晚如此圣洁和完整。祷告一样安谧，像一朵卷曲的云。久违的昏睡之后，你能够听见大地的沉吟，听见坡野的风声，听见苔藓和内心的低语，听见美人的呼吸、马蹄的力量，听见悲切的欢乐和火焰的预言……

从前的梦啊，是那么的短促、凌乱破碎、杯弓蛇影。那些过往所拥有的和失去的，都异乎寻常荒凉、罪过，亦谿妄虚无。梦到了什么？完全不记得也不重要了。在充满醉意的房间醒来，以无念，破万念。转而一身通泰清爽不已，每一个毛孔都破译东风，长出旖旎的春天，盛放明媚的事物，盛放诗意的栖居，盛放鸟雀、天籁、桃花和赞美。

时间斑驳，影子娉婷，故园就在眼前。这绿色的村庄，那些风调雨顺的幸福。春风骀荡活色生香，游人鲜衣怒马。所有的草木和歌谣都指向阳光，所有的念想、敞开的心、人间罕有的爱情，都无一例外地伸向无瑕的蓝天，以不变，应万变。稳住轻微的眩晕正衣襟，蘸着体温在餐桌前刚写下的那些诗句，一个字一个字都包含露珠与雨水，每一个诗节镶嵌花朵充溢美妙的鸣奏，像开裂闪光的豆荚。

一夜之间，掉落心头蒙覆已久的灰尘。掌心的河流有宿命的流淌。昨天的凋谢和忧伤谁还记得？你凌乱的胡茬，在纷繁的逆光里滑过几枚疮疤，像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境。举目间，大片大片的云遮住险峻在窗外滑行，像天使越过天堂、经过人间，像踉跄的痴癫越过那些废墟和田园、篱笆和炊烟、拥抱和吻别，掠过那些哀叹与背叛、慌乱与疯狂、悲切与冷暖，然后穿过那些盈溢的花的芬芳、果的馨汁——在时间流逝之前，如你所愿地赶往下一站。

“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，为了照见自己，为了使黑暗发出回音。”告别晕环与蜃景，那缺席的、在场的，甚或那简洁的、亢奋的会成为你下一首诗的第一个词组吗？